

江雪落

JIANGXUELUO
WORKS

著

只要是真心喜欢的人，只要与这个人在一块儿，
那便日日都是好辰光。

SHI WEI YU NIAN

人间烟火

烹到极致

其实做的是一个“情”字

世味 余年

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江雪落
JIANGXUELUE
WORKS | 著

世味 余年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味余年 / 江雪落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865-4

I. ①世…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8959 号

世味余年

SHI WEI YU NIAN

江雪落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王兰颖
责任编辑	袁蓉 兰瑶
特约策划	马春雪
特约编辑	马春雪 苗玉佳
封面设计	ABOOK-碧瑟
封面插画	潘冉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8.5
字数	480千字
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865-4
定价	58.0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 05-2018-25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 0791-86895108

网址 :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江雪落

JIANG XUE LUO

青春文学作家，笔下的故事缱绻深情，美好浪漫，将爱情中的喜乐与心痛，写得深入透彻。

已出版

《清风如有韵》

《假如你不够爱我》

《你一念之间，我情深一场》

《许你诺言，赠我欢颜》

《最深的爱，最好的你》

《幸好我们曾遇见》

《你的温度，我的幸福》



如手边有书
可随时阅读



官方微博: @酷威文化
投稿邮箱: kuweilwh@sina.com
影视版权合作: 875501119@qq.com





《清风如有韵》

作者:江雪落

定价:36.00元



出版人:姚雪雪

出品人:刘运东

特约监制:王兰颖

责任编辑:袁蓉 兰瑶

特约策划:马春雪

特约编辑:马春雪 苗玉佳

封面设计: ABOOK 童书工作室
A Book Design 463647287

封面插画:潘冉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hapter 01	桃花粥和毕罗	001
Chapter 02	糊涂宴和唐律	017
Chapter 03	《四时春录》和沈临风	045
Chapter 04	鸿门宴和暖心伞	061
Chapter 05	姚心悠和睡不醒	081
Chapter 06	猪肚鸡和人情债	099

Chapter 07	鸡汤面和茶靡宴	115
Chapter 08	穷则变，变则通	139
Chapter 09	新擂台，新玩法	155
Chapter 10	清明螺和海棠小苑	173
Chapter 11	深夜食堂和美人计	195
Chapter 12	金银蛋和保密协议	211
Chapter 13	槐花饺子和唐清辰	231
Chapter 14	莲花酥和乔小桥	249
Chapter 15	杧果蛋糕和夜谈	267
Chapter 16	宿醉和碰瓷儿	281

Chapter

01

桃花粥和毕罗



她五年没回来，这里却仿佛是被时间凝固的世外之所，
与从前没有半分不同。

毕罗接到朱伯伯的电话，毕业证书都没来得及拿，便匆匆回国。

她回到平城时，正赶上一场春雨。

平城春天的雨向来下不太大。大城市都这样，一年到头城市上空都笼着霾，雨雪总下得不痛不痒，晴天的时候也不见蓝天，想看到蓝天，得靠大风吹。

这场春雨却让人措手不及，气象台都没预报，事先也不见有一丝风，便任性忘我地下了个痛快。毕罗从机场出来就赶上这场雨，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打到一辆车，赶到医院时，雨竟然还没停。

司机哼着小调，嘀咕了句：“这鬼天气！”没等毕罗将车门关妥，就踩了油门。车轱辘溅起的水刚好泼在毕罗烟灰色的风衣上。

毕罗顾不上骂人，拖着小号行李箱，马不停蹄地奔赴病房。

毕克芳的病房在同仁医院3号楼209。电梯上上下下，每次都挤满了人。毕罗拖着行李抢不过别人，只好将拉杆收回去，手提着行李箱爬上两层楼。走到病房门口时，她才喘匀这口气，霎时便被一种畏怯的情绪填满。若是按照老话，她此时的心情，大概叫作“近乡情怯”。可毕罗心里明白，她心里的为难和恐惧，不仅于此。

她不敢面对躺在病床上的那个老人。

病房里充塞着百合花的淡淡香气，毕罗害怕毕克芳，连带这些年也畏惧毕克芳喜爱的此种香气。她在F国留学时，路边花店常常摆出几束狐尾百合，概因这花花朵优雅、香气袭人，非常适宜招揽顾客。但每次毕罗见了，只会越发加快步伐。曾经有暗恋她的异国男生送她这花，卡片上写着优美的花体法文，内容既热忱又俗气：Laura，你的容貌就像这束百合，纯洁张扬，让我忍不住想拥你入怀……

毕罗看得头皮发麻，本是向来不喜得罪人的性格，也难得严酷一回，径直将花扔进公寓楼下的垃圾箱。

病房里充满了这个气味，毕罗心中紧张畏怯占了上风，一时有点怔住。她没认出躺在床上那个头发尽白的老人是毕克芳。

毕克芳正醒着，手里拿一本枣红色的册子，抬起眼来刚好看到她，向来严肃的面庞上透出一丝笑意，朝她招了招手，示意她进去。

毕罗回神，硬是忘记行李箱的拉杆早被她在爬上楼梯后就抽了出来，拎着十五斤重的箱子一路走到病床边。她站在床边，一手拎箱子，另一手捏着自己因为雨水和汗湿摘掉的帽子，脸色微红，眼神懵懂。在毕克芳眼里，她和十五年前刚被人送到他面前时一模一样。

毕克芳在心里叹气，还是孩子。

朱大年的到来打破二人的僵局。他一进门就先抹一把额头，又抖了抖伞上的雨水，蒲扇般的大手一拍大腿，将伞随便一扔，就朝毕罗冲过来。

毕罗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朱大年拢住肩膀，朱大年不住地说：“大了！漂亮了！我们阿罗是个漂亮的大姑娘了！”

毕罗扯出一抹有些僵硬的笑：“朱伯伯。”

不难看出朱大年是真的很激动，不仅脸膛是红的，眼圈也是红的，握着毕罗的肩膀不住地说：“这下四时春有指望了！大小姐回来了！四时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还是毕克芳咳了声，说了句：“大年。她这趟回来就不走了，你急什么。”

毕罗浑身一僵，目光不由得看向毕克芳。站得近些看，毕克芳不仅头发全白了，脸色也青中透白，和她印象里向来黑着脸膛的模样有些对不上号。若是不认识他的人见了，大多会以为这是个和蔼的老年人。可毕罗清楚地知道，这人严厉起来的面孔有多可怕。

朱大年总算松开了手，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将手放在身后搓了搓。他注意到大小姐肩膀的布料被他的手沾湿了个五指印，不知想起了什么，竟然露出有点紧张的神情，慌乱中还朝毕克芳看了一眼。

毕克芳放下手上的册子：“大年，帮忙给阿罗搬把椅子。”

朱大年“哎”了一声，折身去门外找凳子。平时这间病房，有人来，但没人敢在毕克芳面前坐，也没人有这个资格，所以都是不放凳子的。

朱大年回来的时候，毕罗看了眼他手上，还真跟她预料的一样。毕克芳发话说让搬一张椅子，他真就老实地只搬了一张，然后就特别自然地站在床脚的位置，等待毕克芳的下一个指令。

这种气氛让毕罗再次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冒刺。

毕克芳看着她，徐徐开口：“阿罗，这次回来，就别再回去了。”

毕罗猛地抬起头，可看进毕克芳的眼睛里，她就知道，这件事在这里，没有转圜的余地。

毕罗垂下眼，双手交握放在膝上，腰杆挺得笔直，是非常端正的坐姿，可在场的三个人都知道，她姿态再端正，也没有半分底气：“可我毕业证还没有取。”

毕克芳说：“让学校寄回来。”

毕罗啜嘴：“还有毕业典礼……”

朱大年在后面焦急得不得了，忍不住喊了声：“大小姐！”

毕克芳看着毕罗白净的面孔，她从进房间起就没怎么与毕克芳有过

眼神交流，话还是那么少，神色是畏惧的、胆怯的，还有那么一点小女孩子的倔强……他叹了口气，生平第一次软和了口吻说了句话：“毕罗。”

他没叫她“阿罗”，也没像当着四时春里其他人的面时叫她“大小姐”“大姑娘”，而是叫她的全名，毕罗。

毕罗忍不住抬起头，就听毕克芳说：“我只有半年好活了。这半年，你必须把四时春撑起来。”

毕罗觉得自己可能幻听了。

直到跟在朱大年身后一块儿下了楼，又坐上车，她都没回过神。

毕克芳在她心里，一直是个强大到无法打败的形象。她畏惧他、躲避他，却也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偷偷崇拜他。这不奇怪，人对于强者，总是怀有某种不可动摇的崇拜感的。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都与崇拜这种情绪不相矛盾。可这个强势了一辈子的人突然有一天当着她的面说，他要死了。这种感觉既怪异又荒谬，好像她突然踏错一步，走进一场唱得荒腔走板的老戏里，所有人都那么认真，可她总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朱大年开的车子是辆车龄超二奔三的悍马。二十多年前在平城，开得上悍马的，都是一方顽主。朱大年这辆车开出去，不知得了多少老少爷们儿的口哨和口水，趁他不注意跑过来摸两把的半大小子也有的是。可这车放在如今的平城，不新鲜了。车身庞大、笨重，如同一位穿越到未来时空的超级英雄，看着是帅，却透着那么点落伍的二。

好在朱大年车技稳当，对车子也爱惜，大车嘛，坐着肯定舒服。

毕罗终于有点从医院的那种氛围中抽回神，一扭头，就对上朱大年一脸犹豫纠结忧伤悲痛的神情。

“……”毕罗在面对这位朱伯伯时，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她有时也觉得奇怪，明明她和毕克芳才是有血缘承继关系的亲人，可面对毕克芳，她时常涌起各式各样的负面情绪，从未感觉到一丝亲近。朱大年可以说



是看着她从小长到大的，她妈妈还在世时，就常把她放到朱伯伯家里玩，随着年龄增长，她明知道自己跟朱家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可每每看到朱大年，就打心眼里觉得亲切。

毕罗也觉得自己有点白眼狼，可人的情绪并不是能由自己控制的。

朱伯伯忍了又忍，也没忍住，他就这脾气，外人面前还能端着三分深沉，一见到毕家的人，就立刻成了倒豆子的竹筒，想到什么说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要他憋着，跟要他的命差不多。

于是朱伯伯就忍不住跟毕罗倒起了豆子：“大小姐，不是我老朱说，您这去国外读书，一走就是五年！五年，一次都没回来过！您说您也是先生看着长起来的，先生脾气是不那么和善，小时候对您也严厉了点儿，可那都是为了您好啊！您说您还真这么大气性，过年都不回来一趟！就连我家那小子，出国半年就忍不住往家蹿，您是真一点都不想家啊！”他看着毕罗白净玲珑的侧脸，看一眼，问一句，“真一点都不想？”

“不想先生？”

“不想家里？”

“也不想我老朱和朱婶？”

毕罗满腔踟蹰愁绪，都被他这一句接一句地给冲散了，逗乐了：“朱伯伯……”

朱大年“哎”了一声：“大小姐！您这心真狠啊！您不知道这五年，您可想死老朱和你朱婶了！”

毕罗“扑哧”一声，又被他逗乐了。

她自小就发现朱大年特别有意思，毕克芳为人不苟言笑，喊四时春里其他人，都是喊个姓氏，诸如小张、小王、大李子等，简便，直观，好记。可唯独喊朱大年，是叫他名字后面的两个字。朱大年从十六七岁起就跟在毕克芳身旁打下手，被这么喊习惯了，竟也从未多想，随着年龄增长，还自己称呼上自己“老朱”了。

可听在别人耳朵里，总要想起四大名著中某部书里的那位“老猪”。

朱大年浑然不知毕罗的脑补，继续苦口婆心：“大小姐，您不要总觉得先生凶，其实先生心里是很疼您的……哎，这要我怎么说道……”

朱大年虽是个憋不住话的性格，却并不是个舌灿莲花的主儿，要也不会毕罗心中落个“敦厚朴实”的印象。她默默听着朱大年将自己小时候的事翻过来调过去讲了个囫囵，其间并不插话。

别的不说，至少有一点朱大年说得没错。

若没有毕克芳，她早就饿死在外头了。

她妈妈毕舜华当年为了跟那个男人结婚，和毕克芳是公开断绝了父女关系的，毕舜华的母亲死得早，是毕克芳一个人将她拉扯长大。为了个男人和自小将自己养育成人的父亲断绝关系，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毕舜华都没脸再回去。

毕舜华眼光不太好。

那男人弄大她的肚子，又不见毕家给予任何经济支援，便跑了。毕舜华生活落魄，每天去玩具厂做工，一天要做满十六个小时。毕罗到上幼儿园的年纪前，常被她厚脸皮地塞到朱大年家里。那时朱大年还没结婚。

后来朱大年娶了朱婶，生了儿子，毕罗也顺利上了幼儿园。可毕舜华仍旧没时间去接她放学。这摊子事儿就又交托到了朱大年身上，一接就是六年。毕罗三岁以上幼儿园，六岁半上小学，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毕舜华出车祸过世，毕罗才第一次见到自己在这世上的另外一个亲人——毕克芳。

毕罗没有爸爸，所以随了母姓。长大之后她常常想，母亲给她取这个名字，沿用这个姓氏，大概一早就为她想好了出路。她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被一个男人欺骗玩弄拖累终生，也不会有好的未来，所以早就想好，等毕罗长到一定年纪，就送她回姥爷家里。



毕舜华经常把她送到朱大年家里，未尝没有试探毕克芳的意思。

朱大年不是个能瞒住事的人，有时为了接毕罗放学，还要跟毕克芳请个四十分钟的假，可毕克芳从来没有反对。这不就是默许的意思了吗？或者也是父女俩冰释前嫌的铺垫了。

可毕舜华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寿命那样短，她的离世又是那样突兀。

所有人包括毕舜华自己都没有准备，所以毕罗被送到毕克芳家里时，所有人尤其这两位当事人，都要慢慢适应。

顺着朱大年的话头，毕罗脑海中浮起了许多儿时的回忆。朱大年却将她的沉默当作认可，越发起劲儿地劝她要谅解毕克芳的脾气和作风。

直到车子在老宅的院子口停下来，毕罗一抬头看向外面，发现天不知什么时候放晴了。

这场春雨下得又急又大，竟然难得将平城的天空洗出了一片湛蓝。空气里飘浮着泥土和草木清香，毕罗下了车，跟在朱大年后头进了院儿，轻声说了句：“我可以留在平城，帮着把四时春撑起来。”

朱大年惊喜地扭头，毕罗轻声却执着地接下去道：“可我下周必须回一趟F国，我要去参加毕业典礼。”

朱大年蹙眉，犹豫着不敢点头。

毕罗说：“我只回去三天。”她用目光瞄了眼朱大年手里的行李箱，“况且我这次回来得匆忙，许多东西都没带回来。就这么扔在那太浪费。”

朱大年向来俭省，这次却没有轻易地点头表示同意。他只是沉默地将行李箱提进毕罗从前住的阁楼里，又“噤噤噤”地走下楼，进厨房忙活起来。

傍晚的天空映照出斑斓云霞，毕罗坐在院子里，望着四周。她五年没回来，这里却仿佛是被时间凝固的世外之所，与从前没有半分不同。

门口种着两棵枣树，往里走，是蔷薇、月季和芍药花，房子是个二

层小阁楼，靠近阁楼的地方种着几丛忍冬和一棵柿子树，后院连着几畦菜地，打了水井，都供自家用的。这个时节，枣树还未抽芽，院子里种的花也都不到开花的时节，院墙外的桃花和杏花却长得很高，飘进粉白的花瓣来，落了一地。毕罗小时候最喜欢蹲在花瓣里面玩，那样的情景没有小女孩会不喜欢，穿一条裙子翩翩起舞，谁都觉得自己是美丽的小公主。

九岁后的毕罗没有裙子穿了。毕克芳待她非常严苛，夏天也不许她穿裙子、扎辫子，总将她打扮得像个老头儿，短头发、长袖长裤，身上的衣服永远只有黑、白、灰三色。

毕舜华没有死的时候，毕罗是穿过裙子的。毕舜华虽然穷，但总将她打扮得像个公主，蓬蓬裙、花瓣裙、小旗袍还有花苞头，走到哪都是引人注目的娇娇公主。

这样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对一个刚满九岁的孩子而言是困惑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毕罗入睡前独自躺在木头大床上，对着床里侧贴着的老式墙纸，无声掉泪。

她知道毕克芳不喜欢她的母亲，厌恨她的父亲，便由此推断，毕克芳是在她身上施展报复。

后来长大了，这样的念头随着成长渐渐淡了，可她对毕克芳的那种恐惧和排斥始终挥之不去，哪怕如今她已经二十四岁，即将大学毕业，哪怕毕克芳已垂垂老矣，半年后就要离世，她依旧没办法将这种感觉从自己心里拔除。

小院儿很美，充斥着童年的种种小小美好，也遍布着那些不堪的、畏缩的、茫然的童年回忆。

朱大年端着晚饭走过来时，毕罗本是背对着他的。听到熟悉的脚步声，鼻尖一抽，便闻到一股淡淡甜香。毕罗一笑，说：“朱伯伯，你做了桃花粥。”



朱大年声如洪钟，一开口就让整个小院儿都热闹了几分：“大小姐的鼻子还是那么灵！就是桃花粥！”他走到近前，将托盘里的几样食物一一放下。

毕罗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腹内早就空空如也，可偏没什么胃口。一回到家里，别的不说，光闻到这香气便觉得被治愈了。中国人哪，中国胃，走哪都忘不掉这一碗粥的味道。

朱大年自小跟在毕克芳身边几十年，做起正经大菜，跟毕克芳本人的手艺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但也要看是什么人尝，一般人尝不出。许多家常小菜，尤其是毕罗自小常吃的那些，与毕克芳做的几无二致。

桃花粥这道粥品算是个古方儿。清朝时有个人叫孔尚任，写的《桃花扇》里，曾写过这么两句：“三月三刘郎到了，携手儿妆楼，桃花粥吃个饱。”可见桃花粥这道菜肴，是讲究时令的。过了春季桃花开的这个时节，哪怕有干花花瓣，怎么做都不是那个鲜味儿了。

毕家的桃花粥是依照四时春祖传的秘方儿做的，最讲究个“鲜”字，取新摘的桃花，用井水浸泡半小时，放在粳米粥里头小火慢熬。渐渐将米熬得浓稠，熬出一层厚厚的米油，盛一碗出来，香稠的米粥里点缀着星星样的粉色花瓣，就是一碗最风雅不过的桃花粥了。

然而这样的做法只针对外人。若做给毕家人自个儿吃，还有一道，会放一点毕克芳亲手腌制的桃花酱。

说是酱，但不是果酱类，更类似蜜，香气浓郁，放一点儿就得。可就是加了这一点儿桃花酱，才是《四时春录》里那道原汁原味的桃花粥。

桃花粥美颜、解郁、散燥热，像毕罗这样一路舟车劳顿回来，胃里面肯定有火气的。朱大年这碗桃花粥熬得心意十足。

再看另外几道菜，一道酒糟鱼、一道醉活虾，还一道山家三脆，鱼和虾虽是荤，却不是大荤，且都是滋味浓郁的菜肴。山家三脆清脆爽口，是用嫩笋、菌菇、枸杞菜做成，配粥吃最好。